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实用主义

〔美〕威廉·詹姆士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实用主义

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美〕威廉·詹姆士 著

李步楼 译



商务印书馆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用主义: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美)詹姆士著;李步楼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9147-3

I. ①实… II. ①詹…②李… III. ①实用主义—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07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实 用 主 义

某些旧思想方法的新名称

〔美〕威廉·詹姆士 著

李步楼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47-3

2012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定价: 18.00 元

William James

PRAGMATISM

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

Longmans, Green And Co. New York. 1943

本书根据纽约朗曼-格林出版公司 1943 年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1981年和1982年各刊行五十种,两年累计可达一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2年1月

目 录

献词·····	1
序·····	2
第一讲 哲学上现存的两难选择·····	4
第二讲 实用主义的意义 ·····	26
第三讲 对几个形而上学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考 ·····	48
第四讲 一与多 ·····	71
第五讲 实用主义与常识 ·····	92
第六讲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	110
第七讲 实用主义与人本主义·····	134
第八讲 实用主义与宗教·····	154
注释·····	172

献词

纪念约翰·司徒亚特·穆勒¹

我从他那里最早懂得了实用主义思想的开放性；
如果他现在还健在的话，我真想把他当作我们的领导者。

序

下面几篇讲演是我在 1906 年 11—12 月在波士顿的罗威尔学院和 1907 年 1 月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这些篇章都是照发表时的讲稿付印的,未作增补和注释。所谓实用主义运动(我并不喜欢这个名称,但现在显然已经为时太晚,不好改变了),好像突然凭空而降。哲学上一向存在的许多倾向突然集中地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它们的共同的使命,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出现,并且从很多不同观点出发,因而产生了许多不相一致的说法。我曾尽力就个人所见,把这个运动的形象统一起来,用概要的笔法,避免细小的争论。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们能够等我们把事情的缘由说得比较清楚,我相信,许多无益的争论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我的讲演能够使读者对实用主义这个主题感兴趣,那么他一定还会想进一步读些别的论著。因此,我提出以下一些参考读物。

在美国,杜威的《逻辑理论研究》(*Studies in Logical Theory*)是基础性读物。²还应该读读杜威发表在《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第 15 卷,第 113、465 页和《心灵》(*Mind*)第 15 卷,第 293 页,以及《哲学研究》(*Journal of Philosophy*)第 4 卷,第 197 页上的论述。

不过,开始时阅读的最好的论述也许就是席勒的《人道主义研究》(*Studies in Humanism*),特别是其中第1、5、6、7、18和19的各篇论文。³席勒在此以前的论文以及有关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文章,一般说来,在他的文章脚注中都提到了。

此外,请读米豪(J. Milhaud)所著的《理性》(*Le Rationnel*, 1898);⁴勒·卢阿(Le Roy)发表在《形而上学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第7、8、9卷上的那些精彩的论文。⁵还有布隆代尔(Blondel)和德·赛利(De Saily)发表在《基督教哲学年刊》(*Annales de Philosophie Chrétienne*)第4集第2、3卷上的那些论文。⁶巴比尼曾宣布说,他有一本用法文写的关于实用主义的书,很快即将出版。⁷

至少为了避免一种误解,我要说明,就我所理解的实用主义同我最近提出的“彻底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的理论,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的联系。后一种理论是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一个人尽可以完全不接受它,但仍然可以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作 者

1907年4月于哈佛大学

第一讲 哲学上现存的两难选择

切斯特顿先生⁸在他那本名为《异教徒》的令人赞赏的文集的前言中写下这样的话：“有些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实际和最重要的事还是他的宇宙观。我们认为对一个女房东来说，知道房客的收入固然重要，但是尤其重要的是了解他的哲学；我们认为对于一个将要对敌作战的将军来说，知道敌人的数量固然重要，但尤为重要的是了解敌人的哲学。我们认为，问题并不是宇宙论是否影响事物，而是归根到底是否还有任何其他东西影响事物。”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切斯特顿先生的看法是相同的。我知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各位都有一种哲学，对你们来说，最有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的哲学怎样决定你们各人对世界的看法。你们知道，我也是如此。但我承认，对于我斗胆开始去做这件事，我心里是有些惶恐不安的。因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如此重要的哲学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它是我们对人生的真正深刻的意义的难以言表的感悟；这种哲学只有一部分是从书本上得来的；哲学正是我们观察和感受整个宇宙推动力的特别方式。我没有权利假定你们中有许多人是从课堂上了解宇宙的学生，但在这里，我热切地希望你们能够对一种哲学感兴趣，这种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专门

地研究。我希望我们深信的一种当代的趋势能够得到你们的同情，你们虽然不是宇宙学的学生，而我却不得不像一个教授那样对你们谈话。一个教授所相信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宇宙，无论如何总是要作长篇论述的。一个宇宙如果用两句话就能定义，那就用不着教授那样的智力了。那样浅薄的东西是不会得到人们信仰的！我听说，在这个大厅里，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争论着要使哲学通俗化，但他们很快就讲得枯燥无味，然后变成专门的东西，结果只是差强人意而已。因此，我现在是在作一次大胆的尝试。最近，实用主义的创始人⁹就在这个罗威尔学院亲自作了一个系列讲演，在他的题目里用的正是实用主义这个词——真像在阴森黑暗之夜闪耀着一道灿烂的光辉！我想，我们大家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他所讲的全部内容，可是，我现在还要站在这里，正是作同样的冒险。

我之所以要冒这个险，是因为我所作的这些讲演毕竟吸引了不少的听众。必须承认，在听人讲述深奥的哲理时，无论是赞成还是与之争辩的人，即使谁都没有真正理解，但仍是有一种奇妙的感染力的。我们都能有那种对问题上下求索的紧张感，都能感到那种浩瀚无际的广阔境界。如果在吸烟室之类的地方发生一场关于自由意志或上帝万能或善与恶的争论，你可以看到在那里的每个人是怎样驻足聆听的。哲学的结论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最密切的关系，而哲学上最奇怪的论辩都会使我们产生微妙和新奇的感觉。我相信自己对哲学是热诚的，还相信一种新哲学的晨曦正照耀着我们这些哲学家，因而我感到，不论是对是错，¹⁰我都必须尽量把有关这种情形的一些新消息告诉你们。

哲学是人类追求的最崇高而又最平凡的事业。它深入到最细

微之处，而又展示出最广阔的前景。人们总是说哲学“烤不出面包”，但哲学能够激励我们的心灵，增强我们的勇气；尽管一般的人常常觉得，哲学的表达方式，它的怀疑和责难，它的模棱两可和辩证方法，都不大令人喜欢，但是，如果没有哲学远照四方的光辉为我们照亮世界的前景，那我们无论是谁都是无法前进的。哲学发出的这些光辉以及与之伴随的隐秘和玄妙的对比效果，能够使人对它所说的产生超出职业范围的兴趣。

哲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的不同气质发生某种冲突的历史。尽管我的同事中有的可能觉得这种说法不够庄重，但我还是要对这种冲突加以说明并且用它来解释哲学家们之间的许多分歧。一个职业哲学家不论有什么样的气质，但在他讲哲学时，总要尽量使他具有某种气质的事实深藏不露。气质并不是人们在习惯上承认的理由，所以哲学家在辩明他的结论时，总是极力提出一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理由。但是，他的气质实际上使他造成的偏向远比他的任何更严格的客观前提造成的大得多。正像这个事实或那个原则为他提供证据那样，他的气质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他提供证据，造成比较富于感情色彩的或者比较冷峻无情的宇宙观。他信赖他的气质。他希望有一个适合他的气质的宇宙，他相信任何一种适合他气质的宇宙的描述。他觉得与他的气质相反的人总是与世界的性质不协调的；即使他们的论辩的能力远胜于他，但在他心里总认为他们不够格，并且“不在行”。

可是在讲坛上，他不能仅仅依据他的气质就自称有高超的洞察力和权威。因此在我们的哲学讨论中就出现了一种不诚实的情况：在我们所有的前提中从来不提最有力的重大的前提。我相信，

如果在我们的这些讲演中打破了这种陈规而提到那个前提，那肯定会有助于澄清问题的。因此，我就直率地这样做了。

当然，我在这里说到的人是那些肯定具有优异才智的人，是有特异品格的人，他们在哲学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和独特形象，在哲学史上有突出地位。柏拉图¹¹、洛克¹²、黑格尔¹³、斯宾塞¹⁴都是这样的有特殊气质的思想家。当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非常确定的智力上的气质，我们是相反气质成分的结合体，其中每一种成分都是非常普通的。我们往往很难知道自己对抽象事物有什么偏好；我们中有些人说话的时候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偏好，结果是跟着时尚走或者是信奉周围给人印象最深的哲学家，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哲学上至今**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应当**观察事物**，用他自己特有的方式直接地**观察事物**而不喜欢用任何相反的方式去观察事物。我们没有理由设想，这种强气质性观察法从此以后在人的信仰史上就再也不值得重视了。

现在我在发表这些意见时心中想到的特殊气质上的差异是在文学、艺术、政治、礼仪和哲学上都有重要表现的。在礼仪上，我们发现循规蹈矩的人和不拘礼节的人；在政治上，有权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文学上，有纯粹主义者或学院派和现实主义者；在艺术上，有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你们都承认这些对比是非常熟悉的；在哲学上，也有非常相似的对比，那就是用“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这一对名词来表达的对比，“经验主义者”是指喜爱各种各样纯粹事实的人，“理性主义者”是热衷于抽象的和永恒原则的人。任何一个人如果离开了事实和原则，恐怕连一个小时也活不下去，所以，这两种人的差别不过是各有侧重罢了，可是，由于

各人的着重点不同，彼此之间就产生了带有最尖刻性质的对立。我们会发现，用“经验主义的”气质和“理性主义的”气质来表示人们看待宇宙的方式上的不同，那可能是非常方便的。这两个名词使得这个对比显得既单纯而又重大。

比这两个词表示的对比更为单纯而重大的是用这两个词所表述的人。因为人的本性可能有各种组合和联系的情况；因此，如果我现在为了更充分地说明在我说到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时候心中意指的是什么，就对这两个名词分别加上一些从属的限定特征，请你们把我这个做法看作是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吧。我选择了自然常常提供的那些组合类型，但绝不是始终如一的，我之所以选择它们，只是因为这些类型的结合便于帮助我达到进一步描述实用主义特征的目的。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理智主义”和“感觉主义”这两个词是分别作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义词来使用的。按其本质似乎理智主义最经常地和唯心主义的与乐观主义的倾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经验主义却又往往是唯物主义的，他们的乐观主义显然是有条件的和不确定的。理性主义总是一元论的。它从整体性和普遍性出发，非常重视事物的统一性。经验主义从部分出发，认为整体是部分的结合——因而并不反对把自己称为多元论的。理性主义总以为自己比经验主义更富于宗教精神，但是关于这个说法，要说到很多东西，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当个别的理性主义者被称之为富有感情的人，而个别的经验主义者以自己不感情用事而自豪时，这个说法就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理性主义就常常是赞成所谓意志自由的人，而经验主义者就会是一个宿命论者——我是在最广泛流行的意义上用这些词

的。最后,理性主义者在给出断言时总带有独断论的气质,而经验主义者则更多采取怀疑论的态度并且更愿意敞开讨论。

我要把这些特征写作两栏。我想,如果我把这两栏分别冠以“柔和的”和“刚毅的”,那么你们就会在实际上很容易认出这两种类型的气质。

柔和的

理性主义的(依据“原则”行事),
理智主义的,
唯心主义的,
乐观主义的,
有宗教精神的,
意志自由论的,
一元论的,
独断论的。

刚毅的

经验主义的(依据“事实”行事),
感觉主义的,
唯物主义的,
悲观主义的,
无宗教精神的,
宿命论的,
多元论的,
怀疑论的。

上面我所写下的互相对比的两栏中每一栏混合体内部是不是都彼此联系、相互一致,对这个问题请你们稍候片刻,我马上就要详加论述。对我们的直接目的来说,只要指出我刚才写下的柔和气质和刚毅气质的人的确存在,这就够了。你们各位大概都知道每个类型中某些很明显的例子,而且你们都知道各种例子的人怎样看待另一类型里相对一方的。他们彼此相互轻视。每当他们个人的气质变得强烈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情绪就会在各个时代中形成当时哲学气氛的一部分。这种对立情绪也形成现在哲学气氛的一部分。刚毅气质的人认为柔和气质的人是感情懦弱、无主见的人。而柔和气质的人则认为刚毅气质的人是粗俗的、无情的和野

蛮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反应就像波士顿的旅行者走到克里普尔遇到这个采矿城的居民克里克人¹⁵发生的情况一样。彼此都认为对方比自己低下；但是这种相互瞧不起，一方面带有逗笑取乐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害怕的成分。

在哲学上，正如我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当中很少有人像新来的波士顿人那样单纯，也很少有人像典型的洛基山(Rock Mountain)硬汉。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热切地盼望两方面的好的东西。事实当然是好的——那就给我们多多的事实吧。原则是好的——那就给我们多多的原则吧。以一种方式来看，世界无疑是“一”，而以另一种方式看，世界无疑是“多”。世界既是一又是多——那就让我们采取一种包容多元的一元论吧。一切事物当然都是受必然性所决定的，但是我们的意志当然还是自由的：一种承认意志自由的决定论才是真正的哲学。部分的恶是不可否认的，但整体不可能都是恶，所以实际上的悲观主义可以和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相结合。如此等等，余可类推——普通的哲学上的外行人绝不是一个理论上彻底的人，他绝不会搞清楚理论的体系，但他还是在体系的这个或那个可能的间隔中模模糊糊地过下去，应付时时刻刻不断产生的种种诱惑。

然而我们中间有些人并不是哲学上纯粹的外行人，我们称得上是业余运动员，我们对我们的信条中有太多的不一致和摇摆不定的东西而感到苦恼。只要我们还继续把对立方面的不可调和的东西混在一起，我们就不可能保持一种高尚的理智的良心。

现在我要提出所要说的第一个正面的要点了。有确定的经验主义倾向的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的儿

童几乎生下来就是有科学倾向的。但是我们对事实的尊重并没有使我们摆脱一切宗教精神。这种对事实的尊重本身几乎就是带有宗教精神的。我们的科学的倾向是虔诚的。现在假定有这种类型的一个人,假定他也是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他不愿像普通的外行人那样拼凑杂乱无章的体系,那么,在这个上天保佑的 1906 年,他会发现他的处境是怎样的呢?他需要事实;他需要科学;但他也需要一种宗教。他作为一个业余的哲学爱好者而不是一个哲学上的独立的创造者,他自然要去找他已经发现的在这个领域里的专家学者给以指导。你们在座的人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也可能大多数人正是这种业余的哲学爱好者。

那么,你们发现是哪种哲学实际上符合你们的需要呢?你们会发现一种经验主义哲学没有足够的宗教精神,而一种宗教哲学又没有适合你的目的的足够的经验性质。如果你要寻求最注重事实的地方,你会发现全部刚毅气质的计划在进行,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或者是如洛基山硬汉刚毅型的海克尔¹⁶和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的以太神,以及他把上帝说成“无形的脊椎动物”的笑谈;或者是像斯宾塞那样,把世界历史仅仅当作物质和运动再分配的历史,把宗教有礼貌地从前门送出去——宗教的确可以继续存在,但她永远不能在庙宇中显露出来。

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步似乎在表明物质宇宙在扩大而人的重要性在减少。结果就是人们称之为自然主义或实证主义的感觉大为增强。人再也不是自然界的立法者而是自然界的注视者。自然界是坚持不移的,而人则必须与之相适应。让人去记录真理,虽然这是不近人情的,但要服从真理!富于想象的主动性和